

上午10时许宣判结束,载有陆俊和黄俊杰等被告人的车辆急速驶离法院。一位丹东市民说——

以后中国足球的环境应该越来越好



特派记者 钟喆

鸭绿江上,艳阳高照。这或许是中国足球近年来最美好的一天。

今天上午,历时两年多的足坛反赌扫黑案水落石出——第一批涉案人员在辽宁丹东接受宣判。有期徒刑7年,罚金20万元,追缴全部贿金……判罚最重的上海籍裁判黄俊杰,也是涉案金额最大的一个。“情绪平稳、表情平静”是所有律师走出法庭后,对其当事人最直观的感觉。

是否上诉稍后再定

宣判结束后,一个最受关注的话题是,陆俊等人是否会上诉?从上午的情况来看,无论是陆俊的律师、还是黄俊杰的律师均表示,法庭上和当事人就这个问题都进行了沟通,但是否上诉,要视下午在看守所讨论的情况而定。

经过了此前的审理,今天上午的足坛弊案的宣判过程,只有宣布开庭、和宣判结果两个环节,十分简单。法庭上,陆俊的妻儿到了现场旁听,而黄俊杰的家人,因为身体等原因,没有旁听宣判过程。

据了解,从今天开始,陆俊等人有10天的上诉期。如果上诉,案件将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。

被告人都面无表情

警车、法官、武警、记者、围观群众、家属、律师……今天上午,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的100米,堪称是中国体坛人群最密集的路程。

上午7时55分,载有黄俊杰等受审人员的法院收押车辆,出现在丹东市三纬路上。从出现在视线里到进法院大门,只有50米的距离,整个过程不超过2分钟。黄俊杰等被告人,坐在车子的后座。大批记者守候在法院门口,经过时,他们没有观望,面无表情。

上午8时许,法院所在的三纬路上,放着两个滑动门,警车守在路口。上班时间,平时熙熙攘攘的路段,已经被滑动门封上。不知情的司机,来到此地,只能调头从其他路段通行。被封的100米距离,集中了十余辆警车。

大批记者云集法院

其实,从早上7时许,就有记者陆续赶往法院。8时,大批车辆抵达时,记者已经把长枪短炮对准大门。不少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记者,正在做着现场的连线报道。

随后,二三十位穿着迷彩制服的武警也来到现场。下车后,一半守在法院大门口,另一半穿过马路,排成一行,直视着法院大门附近的情况。

8时30分许,大约有二三十位旁听人员,有的拿着旁听证,有的手持律师证陆续进入法院。他们接受工作人员的检查时,大批记者隔在三四米外的警戒线,询问他们的身份。只有一名律师回头答复:“我是陆俊的律师。”几秒钟后,便走进安检大门。

丹东市民张先生上午8时便来到法院门口守候。他说,不管中国足球水平怎样,希望球场上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“从今以后,我想中国足球的环境,应该越来越好。”

上午10时07分,宣判后,载有陆俊和黄俊杰等被告人的车辆,急速驶离法院。(本报丹东16日电)



■ 宣判后,黄俊杰的律师接受媒体采访



■ 陆俊的律师接受媒体采访

本版图片均为 TP

【焦点关注】

在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大幕拉开之时,昨天,另外一个审判地辽宁铁岭也传来消息——备受瞩目的杨一民案将在18日上午宣判。

昨天下午,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连发5张告示,本月18日上午,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杨一民、张建强等被告人公开宣判。下午对范广鸣,王珀等被告人公开宣判。

在第一波的宣判中,铁岭方面受审人员远超过丹东。原本外界怀疑,一天能否判完。昨天,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显示,宣判时间为一整天。

这次,丹东中院和铁岭市中院宣判工作结束后,南勇和谢亚龙等原中国足协高层的案件审理也将接近尾声。

特派记者 钟喆

杨一民案将于十八日上午宣判

【焦点链接】

本报记者2年前曾与“银哨”最后一次“面对面”交流,那时的黄俊杰称——

临近退休年龄 “亏欠妻女太多”

一个小小的哨子,昔日把黄俊杰在足球圈里“吹”上了天,如今又将他“吹”下了深牢大狱。

今天上午,套着橘红色马甲的中超“银哨”,出现在了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,面容憔悴。黄俊杰从一个威风凛凛的“球场法官”,变成了阶下囚。

将时针倒拨两年,也就是黄俊杰被捕的前个把月,本报记者曾在上海市足协的会议室与黄俊杰有过一次面对面的采访。这位嘴上吸着“5支装”中华牌香烟的裁判员,隐约露出的惆怅之情,让人记忆深刻。而这一次没有成文的长谈,或许是黄俊杰在被捕前,最后一次与记者“面对面”的交流。

现在回想起黄俊杰当时的种种举动,耐人寻味。或许,那时的他已经意识到,自己离高墙时日无多,抑或他还在揣度是否还能够幸运地从这场足坛风暴的中央擦边而过。

头势清爽

2009年,足坛“打黑风暴”劲吹,不时传出有圈内人士“失踪”的消息。翌年,本报记者在上海市足协见到黄俊杰时,还没有裁判员被捕的迹象。但舆论的声讨中,已经把赛场上重要“工种”,推向了弊案的风口浪尖。

为了交流方便,对黄俊杰的采访,没有在他的办公室,而是放在足协的会议室。偌大的一间屋子,本报记者和黄俊杰坐在了台子的两边,听的、看的都变得更加清晰。干净、利落的休闲装,戴着一

副看上去质地上乘的金边眼镜,黄俊杰每一根头发的走势,如同一条条经线,和周立波在台上演出时,如出一辙。他给人的第一印象:细致,略带一点讲究。

和传言中脾气火爆的形象相反,采访的当天,黄俊杰和蔼、健谈。“我家住在杨浦区,每天到足协上班,要横穿整个上海。”“暖场”时,黄俊杰曾透露自己住的房子是早年间买在那的,离单位比较远,但房价过高,一直没换。“现在,我还开着多年前买的广本上班,虽然车子不贵,但很实惠。”谈到兴起,他甚至和本报记者探讨起南北高架的大堵车。虽然,当时没有察觉这样的谈话内容有何出奇之处,但如今细细品味,百般滋味。

黄俊杰喜欢抽烟,聊了一会,他上衣兜里掏出了一盒“5支装”的中华牌香烟。问过记者是否抽烟后,他给自己点上了一根,狠狠吸了一口。而这个不经意的举动,似乎也在说明他的“身价”,并非他说的那样“平民化”。

“反赌扫黑”对于当时的大环境来说,是个很难开口的话题,当本报记者尝试着询问足坛弊案在裁判圈子的反应时,黄俊杰意味深长地回复:“现在不太好说,我马上去梧州出差,等回来再和你聊吧。”数周后,就有传言黄俊杰“失踪”了。

当过工人

每个成功者,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黄俊杰的故事,有点“大路货”。和爱因斯坦的名言一样,他付

出的是99%的汗水,抓住了1%的机遇,所以,那个年代,他是陆俊之后,中国最著名的足球国际级裁判——中超“银哨”。

“以前,我就是一个普通工人,喜欢裁判这个职业,肯钻研,才一路走到今天。”黄俊杰回忆人生的转折点,“一天,我执法一个大型足球赛,同时开场的有多场比赛,足协官员原本没打算看我那场,后来因为他们要去的那个场次临时取消,才突然到我执法的场地。”而就在那场执法中,黄俊杰自己也没想到,吹得十分出色。至此,不经意间“被看上”的黄俊杰,“驶”上了足球裁判事业的“高速路”。

和黄俊杰约采访的当天,本报记者赶到上海市足协时,他正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。一般情况,即使有再大的事情,训练控体重、保证体能是黄俊杰雷打不动的必修课。“我真的不容易。”黄俊杰并不避讳拿自己开玩笑,他说:“你看,就我这身板,当裁判挺难的吧。”这是黄俊杰的心里话,也是同行们时常取笑他的话题。

不过,黄俊杰有股执着的劲头。因为身材偏胖,规定的15分钟跑,他很难达到3000米。可黄俊杰不怕吃苦,不服输。起初,他一个人到家附近的同济大学练长跑。

黄俊杰还饶有兴致地透露他的长跑秘籍。“后来,我找到了上海市田径队的专业长跑教练求救。那时,我时常开着车去体院,跟着他们的小队员训练。他们跑10公里,我跑5公里。”为了降体重,黄俊杰吃得不多,每次训练都穿控体服。

脾气火爆

无论成名之前还是之后,黄俊杰都很忙碌。他喜欢看足球,却从不踢球。一次机会,他当上了业余足球赛的裁判。此后一有时间,就去江湾体育场吹比赛。“当时,上海的球队特别多,尤其是杨浦区,水平高,球队多。”黄俊杰回忆,最开始是在周末吹比赛,有时一口气连着吹几场。后来,工作日也开始执法。“真要感谢我当时的厂领导,那时我在业余比赛吹出一点小名气,厂里给了我很大自由,不用天天去上班。”

成名后,黄俊杰更忙,国际比赛、国内联赛、足球圈里的大小事务,他都参与,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因为在场上脾气火爆,黄俊杰饱受争议,却从不低头。“给年轻裁判上课时,喜欢让大家就某个案例展开讨论。”黄俊杰说,他和其他国际级裁判不一样,课堂上不喜欢把自己的意见当真理,他愿意听年轻人说自己的想法。“我鼓励年轻人在球场上也要有自己的主见。”

在足球裁判界有个规定,45岁“到点退休”。那次见黄俊杰时,他已临近退休年龄。“这么多年,一直没有好好陪过妻子和女儿。我亏欠妻女的太多。退休了,只有一个愿望,能多陪陪她们,有机会一起出去走走。”黄俊杰当时说完这句话后,停顿了很久,他的眼睛不大,朝着会议室的窗户,望向远处,显得很深邃。只是,那时的他,并没有想到,等待自己的不是天伦之乐,而是牢狱之苦。特派记者 钟喆